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卷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卹民之患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蔡沈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

臣按先儒謂簡稼器脩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是則水旱之備莫先於事農之事可見矣

詩雲漢倬彼雲漢

天河也

昭回于天

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轉也

王曰

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與荐通臻至靡
神不舉求廢祀而脩之靡愛斯牲圭璧禮神既卒蓋也寧莫我
聽

朱熹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
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
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
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臣按朝廷政治之最急者莫急於民莫得食天
旱則五穀不成五穀不成則民無由得食民無
由得食則將趨食於四方苟處處皆然則民不

幾於盡瘁乎是故有志於爲民之君見天下之
亢旱則豫憂之凡可以感天而致雨者無所不
用其情是以雲漢之詩既告於上天又告於祖
宗父母又告於百官索祭之禮既無所遺禮神
之物或至於盡無所歸咎寧以已身而當其災
無所控告惟仰昊天而訴其憂非徒自貶責於
一已而又求助於群臣宣王之憂民之憂如此
此其所以遇災不災而卒成中興之業也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救凶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

散其二曰薄征輕租三曰緩刑凶年犯法者多四曰

弛役息絲

五曰舍禁

舍山林川澤之禁

六曰去幾

關市不譏察

曰青禮

凡有禮節皆從減省

八曰殺哀

凡行喪禮皆從降殺

九曰蕃樂

藏

樂十曰多昏

不備禮而昏娶

十一曰索鬼神

求廢祀而脩之

十二曰

除盜賊

饑饉盜賊多嚴刑以除之

呂祖謙曰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之四方

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

民租之未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未

輸者薄之荒政之大綱舉矣緩刑謂民迫於饑寒

不幸有過失緩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時用

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弛之以休息民力舍禁謂

山林虞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謂去關市

之譏察使百貨流通商賈來市此是救荒之要術

青禮謂凡禮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殺

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減損專理會荒政蕃樂謂

歲荒民饑當憂民之憂所以閉藏樂器不作多昏

謂凶荒之年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

謂靡神不舉並走群望之類前既說緩刑後又說

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

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

夫叫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以止亂之萌

大抵周禮六官雖分職然其關節脉理皆相應耳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徧考然後可知

葉時曰聖人爲荒政以聚萬民所以救天時之非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蓋天災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存恤之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民安得而聚哉然此十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舍禁曰去幾固皆有以利民而一以散利爲先則其關係民命尤急也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肯禮蕃樂殺哀多昏之政未必有實惠及民

臣按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大學曰財散則民聚蓋天立君以治民君必得民然後得以爲君是君不可一日無民也然民必有安居托處之地日用飲食之具而後能聚焉人君爲治所以使一世之民恒有聚處之樂而無分散之憂者果用何物哉財而已矣然是財也所以耗而費之者固由乎人力然尤莫甚於天災焉是以人君當夫豐穰無事之時而恒爲天災流行之思斯

民乏絕之慮豫有以蓄積之以爲一旦凶荒之
備焉此無他恐吾民之散而不可復聚也是以
周禮十二荒政而以散利爲首鄭氏謂散利者
貸種食也蓋予之食以濟一時之饑予之種以
爲嗣歲之計聖人憂民之心至矣遠矣既散所
有之利而又行薄征以下十一事以濟之此隆
古之世所以時有豐凶而民無憂患民生所以
長聚而君位所以永安者其以此歟

遣人遺饋也掌掌邦之委積少曰委多曰積以待施惠鄉里
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艱阨謂年門關在國曰關之

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四方野鄙之
委積以待羈旅謂不得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主藏米掌九穀之數九穀謂黍稷稻粱以待國

之匪頒匪頒謂委賜謂賜稍食謂祿以處之上下

數邦用上謂豐年以知足量入爲出知所以詔穀

用以治年之凶豐治之者預凡萬民之食計數萬食

食謂一者人四鬴六斗四上爲豐年也人三鬴每食一

中中等不豐不也人二鬴每食二鬴下爲歉年也若

食不能人二鬴若一月之食一人則令邦移民就

穀就穀有餘之不足者以詔王殺邦用由年邦用

臣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觀此可以見先王之時所以爲生靈慮災防患之良法深意矣蓋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今其遺法固在後世人主誠能師其意而立爲三者之法則民之遇凶荒也無饑餓之患流移之苦矣

曰穀凡歲時有天患

謂我害

民病則以節節巡國中及

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李觀曰司救以王命施惠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闔門不起丁壯卧於牀蓐則老稚無能爲飲食所不給醫藥所不濟至於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動心矣是故凶年非直除減田租彼貨賄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寵其貨賄則何所措手足乎况於疾疫之世安得助天爲虐乎人主所宜動心矣

禮也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數卽周禮膳夫所謂大荒則不舉者也譬諸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已乃日餘膏粱於心安乎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飢而食菜則色病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馬晞孟曰三十年爲一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日食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臣按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食也耕雖出於民而食則聚於國方無事之時豐稔之歲民自食其食固無賴於國也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凶荒之歲民之日食不繼所以繼之者國也國又無蓄焉民將何賴哉民之饑餓至於死且散則國空虛矣其何以爲國哉是以國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然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

國非其國非謂無土地也無食以聚民云爾是以三年耕必餘一年食九年耕必餘三年食以至三十年之久其餘至於十年之多則國無不足之患民有有餘之食一遇凶荒民有所恃而不散有所食而不死而國本安固矣雖然爲治者非不欲蓄積以備凶歉也然而一歲之所出僅足以給一歲之所費柰何曰數口之家十金之產苟有智慮者尚能營爲以度日積聚以備患况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者哉

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集

不順成君衣布也

布衣搢也

本土之關梁不租

不收稅山

澤列

遮列也

守而不賦

賦不稅

土功不與大夫不得造

車馬

臣按古昔帝王遇災必懼凡事皆加減節貶損非獨以憂民之憂蓋亦以畏天之災也故周禮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大裁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豈但飲食爲然則凡所服之衣所乘之車凡百興作舉皆休息此無他君民之分雖懸絕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嗷嗷然以待哺煦煦然以相視藝業者技

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典質則富戶無錢舉
貸則上戶無力魚蝦螺蚌採取已竭木皮草根
剥掘又盡面無人色形如鬼魅扶老携幼宛轉
以號呼力疾曳衰枵腹以呻吟氣息奄奄朝不
保暮其垂於阨危瀕於死亡也如此爲人上者
何忍獨享其奉哉雖欲享之亦且食不下咽也
雖然與其貶損於旣荒之餘孰若保養於未荒
之先非獨下民不罹其苦而上之人亦無俟於
降殺也

孟子對鄒穆公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
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

范祖禹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
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
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
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

臣按人君之爲治所以延國祚安君位者莫急
於爲民故凡國家之所以脩營積貯者何者而
非爲民哉是故豐年則歛之非歛之以爲已利

也收民之有餘以備他日之不足凶年則散之
非散之以爲已惠也濟民之不足而發前日之
有餘吁民有患君則恤之則夫他日君不幸而
有患焉則民將救之惟恐後矣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

牆窳窖

倉廩者財

之末也百姓時和

謂天時和順

事業得敘者

耕稼得其次序

貨之

源也等賦

謂以差等制賦也

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

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

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

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

乏也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
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臣按荀卿本末源流之說有國家者不可以不

知也誠知本之所在則厚之源之所自則開之

謹守其末節制其流量入以爲出挹彼以注此

使下常有餘上無不足禹湯所以遇災而不爲

患者知此故也

魏李悝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

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漢

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臣按耿壽昌常平之法因穀貴賤而增減其價以糴糴之其法非不善也然年之豐歉不常穀之種類不一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苟其歛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可窖藏雜種五穀宜倣此法於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差戶部屬官往涖其事隨其熟而收其物不必專其一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定於官視年豐歉隨時糴糴立倉用壽昌之名歛散行李悝之法廢乎其可也

龍鑄言於漢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
無捐瘠者
而瘦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臣按安養斯民之政在開其資財之道開資財有道在墾土田通山澤使地無遺利禁游民興

農業使民無餘力如此則蓄積多矣雖有天災
數年之水旱而吾所以爲之備者具之有素安
能爲吾民患哉是以古之善爲治者恒備於未
荒之先救之已患之後者策斯下矣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
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
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
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
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
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
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
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
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餽合之
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而擇長民之
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
也庶有瘳乎

臣按義倉之法其名雖美其實於民無益儲之
於當社亦與儲之州郡無以異也何也年之豐
歉無常地之燥濕各異官吏之任用不久人品

之邪正不同由是觀之所謂義者乃所以爲不義本以利民反有以害之也但見其事煩擾長吏姦而已其於賑卹之實誠無益焉然則如之何而可臣愚竊有一見請將義倉見儲之米歸併於有司之倉俾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挨陳以支遇有荒年照數量支以出計其道里之費運之當社之間以給散之就量用其中米以爲脚費任其事者不必以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屬所司擇官以委必責以大義委官擇人以用必加以殊禮其事詳見下不必拘拘於所轄專專於

所屬如此則庶幾民受其惠乎

唐貞觀二年遣使賑卹饑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

臣按饑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東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之當時和歲豐之時雖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頸受刃而不肯與者一遇凶荒口腹不繼惟恐鬻之而人不售故雖十餘歲之兒僅易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偕亡而無益也然當此困餓之餘疫厲易至相染過者或不知顧縱有售者亦

以飲食失調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餓莩盈途死屍塞路有不忍言者矣臣愚竊以爲唐太

宗贖饑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

之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莫若遇饑歉

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爲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

五緡以上爲率量與所賣之人以爲養贍之計

用其所餘之貲以爲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

新名傳送邊郡編爲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

之家俾其養育

死者不如此旣得以全其性命

又得以濟其父母內郡不耗邊城充實是於救

荒之申而有實邊之效或者若謂國家府庫有

限費無所出惟今江南之人有謫戍西北二邊

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

後遇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待後於江南民戶

有隸戎伍於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其

尺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

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抵數還

官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

不缺矣或曰因饑募兵古有其事歟曰富弼在

青州因濟饑民募軍萬計史可考也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湏如干蠲免某月湏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臣按劉晏謂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上之人誠愛乎民輕徭而薄賦省刑而息兵則民不銷耗而戶口多矣然戶口銷耗之由固由乎人亦出乎天而凶荒之歲爲尤甚能如晏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貴糴賤糴始見不稔之端先行蠲免救助應民之急不待其困敝流亡餓殍然後賑之如此則人旣不爲之害天亦不能爲之災戶口滋多賦稅日廣矣由是觀之則國家所以行備荒之政非但爲民計蓋爲國計也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歛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臣按胡寅此言非但稱貸之弊乃今日義倉之弊也

朝廷設立義倉本以爲荒歉之備使吾民不至於捐瘠而有司奉行不至方其收也急於取足不復計其美惡及其儲也恐其沴爛不暇待其荒歉所予者不必所食之人所徵者多非所受

之輩胡氏所謂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此數言者切中今日有司義倉之弊嗚呼官倉之儲本爲軍國也因饑歲以稱貸於民偏方之君猶不責償況以

聖明之世儲粟以備荒而謂之義倉者乎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蠲免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

臣按人生莫不戀土非甚不得已不肯舍而之他也苟有可以延性命度朝夕孰肯捐家業棄墳墓扶老携幼而爲流浪之人哉人而至此無聊也甚矣夫有土此有民徒有土而無民亦惡

用是土爲哉是以知治本者恒於斯民平居完聚之時豫爲一旦流離之慮必擇守令必寬賦役必課農桑汲汲然惟民食之爲急先水旱而爲水旱之備未饑饉而爲饑饉之儲此無他恐吾民一旦不幸無食而至於流離也夫蓄積多而備先具則固無患矣若夫不幸蓄積無素雖有蓄積而連歲荒歉請之官無可發勸之民無可貸乞諸鄰無可應將視其民坐守枵腹以待斃乎無亦聽其隨處趨食以求生也然是時也赤地千里青草不生市肆無可糴之米旅店無亮饑之食民之流者未必至所底止而爲塗中之殍多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國家設若不幸而有連年之水旱量其勢必至饑饉則必豫爲之計通行郡縣查考有無蓄積於是量其遠近多寡或移民以就粟或轉粟以就民或高時估以招商或發官錢以市糴不幸公私乏絕計無所出知民不免於必流則亟達諸

朝廷豫申于會府多遣官屬分送流氓縱其所如隨處安插所至之處請官使之見儲官爲給散不責其償借富民之餘積官爲立券估以時

直此處不足又聽之他既有底止之所苟足以
自存然後校其老壯強弱老而弱者留于所止
之處壯而強者量給口糧俾歸故鄉官與之牛
具種子趁時耕作以爲嗣歲之計待歲時可望
然後般挈以歸如此則民之流移者有以護送
之使不至於潰散而失所有以節制之使不至
於劫奪以生亂又有以還定安集之使彼之室
家已破而復完我之人民已散而復集是雖所
以恤民災患亦所以弭國禍亂也臣嘗因是而
論之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不與其
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
離析者以六郡荐饑流民入于漢川者數萬家
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流民之
關係亦不小哉今天下大勢南北異域江以南
地多山澤所生之物無間冬夏且多通舟楫縱
有荒歉山澤所生可食者衆而商賈通舟販易
爲易其大江以北若兩淮若山東若河南亦可
通運惟山西陝右之地皆是平原古時運道今
皆湮塞雖有河山地氣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
歲所資者草葉木皮而已所以其民尤易爲流

徙爲今之計莫若設常平倉當豐收之年以官價雜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其易爛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筭與之詳見制國用市糴之令而留其見儲米之耐久者以爲蓄積之備又特遣臣僚尋商旅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道若歲運常數有餘分江南漕運之餘以助之一遇荒歉舟漕陸輦以往是皆先事之備有備則無患矣蓋此二藩非他處比是乃近邊之地所謂保障繭絲二者皆有賴焉者也尤不可不盡其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糴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爲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爲瘞埋

臣按宋仁宗之遇災而卹民也不徒有惻惻然哀矜之心而實有鑿鑿乎賑卹之政視彼之徒爲虛文付之有司以應故事者異矣萬歲之後

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知
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
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
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
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
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
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明年麥大熟
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

臣按古人言救荒無善政非謂蓄積之不先具
勸借之無其方也蓋其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
有老幼強弱聚爲一處則蒸爲疾疫散之各所
則難爲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
則無以徧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
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
弊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而活
河朔五十萬之人非徒活民而又因之得軍由
其立法之簡便周盡也所以簡便周盡者豈弼
一手一足之勞哉其法之最善者官吏自前資

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
瘠者廩之也今世州郡無所謂待缺寄居之官
吏臣向於義倉條下云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
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是也臣愚欲望
朝廷折衷富弼之法立爲救荒法式頒布天下
州縣凡遇凶荒或散粟或給粥所在官司卽行
下所屬凡所部之中有致仕閑住及待選依親
等項官吏監生與夫僧道耆老醫卜人等凡平
日爲鄉人所信服者官司皆以名起之待以士
大夫之禮喻以

朝廷仁民之意給以印信文憑加以公直等名
俾其量領官粟各就所在因人散給官不遙制
事完之日具數來上其中得宜者量爲獎勉作
弊者加以官法如此則吏胥不乘幾而恣其侵
尅饑民得實惠而免於死亡矣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饑爲
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
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餽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
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
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臣按曾鞏有言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趙抃在越州備荒之政爲世所稱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饑已爲濟饑之備觀其爲書以訪問於其屬者甚詳且悉後世有志於民者誠能以之爲法按其條件先事訪問一一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委曲周盡纖悉無遺必得其實當其宜無其弊而後可如此則菑沴之來有其備而無患矣不然待其狼狽潰爛之餘然後救之安能有濟乎

曾鞏救菑議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月戶當受粟五石自今至於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州郡民戶不下二十萬內除有不被災及不仰食於

官者去其半猶有十萬戶計十萬戶十閱月之食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况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凡此又不過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州郡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土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

臣按曾鞏此議所謂賜之錢貸之粟比之有司日逐給粟之說其爲利病相去甚遠所謂深思遠慮以爲百姓長計者真誠有之但饑民一戶貸之米十石一旦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力稍有力者償其半無力者併與之或立爲次第之限可也

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處

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效爲鄉間立此無窮之計然則其成此倉也蓋亦不易矣然則其法不可行歟曰熹固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熹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臣按蘇軾書云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

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
利蓋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
之遲故也嗚呼救之遲之一言豈但熙寧一時
救荒之失哉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常見州郡
每有凶荒

朝廷未嘗不發倉廩之粟賜內帑之銀以爲賑
卹之策然往往行之後時緩不及事

朝廷有鉅萬之費而饑民無分毫之益其故何
哉遲而已矣所以遲者其故何在蓋以有司官
吏惟以簿書爲急不以生靈爲念遇有水旱災
傷非甚不得已不肯申達縣上之郡郡上之藩
府動經旬月始達

朝廷及至行下遣官檢勘動以文法爲拘後患
爲慮因一之詐疑衆皆然惟已之便不人之卹
非民陷於死亡狼戾慘切

朝廷無由得知及至發廩之令行齎銀之

勅至已無及矣雖或有沾惠者亦無幾爾臣願

聖明行下有司俾定奏災限期則例頒行天下災
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
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爲期限緩不及期以致

誤事者定其罪名秩滿之日降等敘用如此則藩服監司郡縣守令咸以救濟爲念庶幾無遲緩之失乎

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臣按鬻爵非國家美事也然用之他則不可用之於救荒則是國家爲民無所利之也宋人所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是也臣願遇歲凶荒民間有積粟者輸以賑濟則定爲等第授以官秩自遠而來者并計其路費授官之後給與書俾有司加禮優待與見任者同雖有過犯亦不追奪如此則平寧之時人爭積粟荒歉之歲民爭輸粟矣是亦救荒之一策也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刼禾者斬閉糴者配

臣按朱熹謂棄疾做兩榜便亂道蓋欲其兼禁之也蓋荒歉之年民間閉糴固是不仁然當此際米價翔涌正小人射利之時也而必閉之者蓋彼亦自量其家口之衆多恐嗣歲之不繼耳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夫刼禾之舉此盜賊之

端禍亂之萌也周人荒政除盜賊正以此耳小
人乏食計出無聊謂饑死與殺死等死耳與其
饑而死不若殺而死況又未必殺耶聞粟所在
群趨而赴之哀告求貸苟有不從卽肆劫奪自
誣曰我非盜也迫於饑餓不得已耳嗚呼白晝
攫人所有謂之非盜可乎漸不可長彼知其負
罪於官因之鳥駭鼠竄竊弄鋤挺以扞游徼之
吏不幸而傷一人焉勢不容已遂至變亂亦或
有之臣願明敕有司遇有旱災之歲勢必至饑
害必先榜示禁其劫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
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饑荒乃
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閉糴何以處之曰
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
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
取息待熟之後官爲追償苟積粟之家丁口頗
衆亦必爲之計筭推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
自足亦不可強也然亦嚴爲之限凡有所積不
肯發者非至豐穰禁不許出糴彼見得利恐其
後時自計有餘亦不能以不發矣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

也脩李悝之政次也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臣按朱熹有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患何嘗不起於饑餓吁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是以先王於民也備之於未荒之前救之於方荒之際而又養之於已荒之餘誠以禮義生於富足一旦饑餓切身吾民無所倚賴或遂至於犯禮越分非獨慮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或以蕩也是以太平無事之時恒爲亂離反側之慮豐登有餘之日恒爲荒

歉不給之憂此無他天生人君以爲生民之主必體天心以安民生然後有以保其位也不然方其無事之時吾則資之以爲用及其有患之際吾乃棄之而不顧是豈天之意哉亦豈君之道哉是以古昔盛時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十年通計之則餘十年之食矣今不能盡如古制臣請以在倉之米尖入平出之餘近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爲備豫之數歲抄計用之時量入爲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爲定制凡藩臬

州縣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上田

田一畝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爭婚者上戶三十石中戶二十石下戶十石或四五石之類

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歛民以爲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常年則依例挨陳以支荒歲則別行關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贏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隨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大抵備荒之政不過二端曰歛曰散而已有以歛之而積久不散則米粒溢

而不可食有以散之而一切不歛則倉廩空虛而無以繼守者有破產之患貧者無償官之資有司苟且具文追責往往未荒而先散及有荒歉所儲已空饑民有慮後患者寧流移而死亡不敢領受甚至官吏憑爲姦利給散之際饑者不必予予者不必饑收歛之時償者非所受受者不必償其弊非止一端必欲有利而無弊莫若盡損予民不責其償之爲善然又慮夫氣運不常豐凶莫測徒有散而無歛後將無以爲繼宜計所積之多少料民產之有無積苟有餘不

責其償可也若或土地之偏隘人民之衆多遇有凶災難於取具賑饑之後豐年取償可分民爲三等上戶償如其數中戶取其半下戶盡予之又於戶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例別立一司添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百穀收成之候藩府州縣將民間所種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通申一年之數兼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爲備或招商賈以之市或請於

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爲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爲先事之慮歲歲而襲其常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若夫臨事而救之之術者臣已於各條之下委曲而各爲之措置矣雖然此皆其末也若夫本之所當先者則朱熹所謂爲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

後新補卷六
鮮終不濟事伏惟

仁聖體上天付託之重廣上帝好生之仁常存哀
矜惻隱之心弘布蠲貸賑卹之政非獨以卹民
患蓋所以固邦本也天下生靈不勝大幸

以上卹民之患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六



東洋
研究
所
圖書